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吴玄卷

◎ 谁的身体

◎ 同居

◎ 灯火



谁的身体

SHEIDESHENTI

吴玄◎著

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吴玄卷

谁的身体

吴玄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的身体 / 吴玄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20.2

(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·吴玄卷)

ISBN 978-7-5205-1468-2

I. ①谁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48131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未未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0.75 字数: 111 千字

版 次: 202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谁的身体

1

同居

39

灯火

97

谁的身体



过客显然是一个成熟的网虫，在他看来，网络是一个比梦更遥远的地方，大概它就是天堂，起码它离天堂比较近，或许就十公里，相当于从中关村到西直门，乘公共汽车一小时内便可到达。所以当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想从杭州赶来，与他见面，过客谢绝了。

过客说，我们这样待在网上，不是已经很好？见面就免了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不能免，我想见你。

过客说，还是免了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不想见我？

过客说，我？你说的我，究竟指什么？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不要咬文嚼字好吗？我就是我，我想见你，我爱你。

过客说，我也爱你，可是我是谁？我是过客，过客是谁？

过客是两个汉字。我就是两个汉字，我应该仰着脸对同样是汉字的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我爱你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是谁？你是神经病。

也不见得过客就是神经病，也许过客是有道理的。哲学家们早就把人分成了两部分——肉体 and 灵魂，并且根据这种逻辑，人类又制造出了电脑，也分成两部分：硬件和软件。以前，过客对这种分法不甚了了。但电脑的诞生反过来强有力地证明了哲学家们是对的，是伟大的，人是分成肉体 and 灵魂两部分的。过客关了那个叫 OICQ 的聊天工具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他看见的是自己的下半身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想见的就是这具身体吧。可是过客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迟钝，甚至相当陌生了。上卫生间小便的时候，过客握着自己的阳具，听着尿流冲进抽水马桶的哗哗声响，突然想起了诗人一指。这位名字也像阳具的诗人，正在竭力倡导下半身写作，一指说，所谓下半身写作，就是肉体的在场感，注意，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，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。过客觉着一指说得很好，这样撒尿离写诗也就相去无几了。过客这样想着，就比撒尿更响地笑起来。

你笑什么呢？李小妮在她自己的房间里问。

过客说，没笑什么。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，觉得很好笑。

真是神经病，你把我吵醒了。

李小妮的责备确实是带着睡意的，过客说，对不起。

过客刚才说了谎，他是被自己的谎言提醒，才转身照一照镜子的。他看见了他的上半身，上半身有头有脸，这个人其实叫傅生，过客只是他的网名，或者说是他灵魂的称呼。傅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直至感到厌恶为止。

傅生在中关村的一家网站当程序员，这是时下最热门的职业之一，月薪八千元，在北京也是高薪阶层了。他应该是个成功人士，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叫作过客，大约是读过鲁迅的《过客》吧。那位鲁迅似的，三四十岁，状态困顿倔强，眼光阴沉，黑须，乱发，黑色短衣裤皆破碎，赤足着破鞋，胁下挂一个口袋，支着等身的竹杖。这过客其实跟傅生毫无关系，傅生远不是这般沧桑、深刻，深刻得像乞丐似的。傅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白领，虽然那白领因为长时间不洗，从脖子后面镶了一道黑边，不是百分之百的白领了，但那道黑边也只是说明他脏，并不能取消他白领的资格。镶了黑边的白领下面是西装和革履，上面是脖子撑的一颗大脑袋。那脑袋长得很是幼稚，就像一颗婴儿的脑袋，刚刚从子宫里艰难地钻出来，脸以及额头都呈血红色，还皱巴巴的，头发也像婴儿的胎毛，稀稀的，脑门上尚且空着，而且表情也像婴儿，眼睛总是眯着的，似乎一点儿也不习惯子宫外面的世界的光亮。傅生一直不喜欢自家的这副尊容，由此也讨厌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。如果身体不是生来如此，而是可以随便更换，他早换一副别样的了，比如过客那样。其实，他的样子还是蛮有意思的，甚至是可爱的，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十分可爱，皱巴巴的脸上就像婴儿一样天

真无邪又不知所以。与他同住一屋的李小妮就很喜欢他的这副傻样，不止一次当着傅生的面恭维：你的脑袋好玩，抱着这样的脑袋就像抱着一个大头娃娃，肯定很好玩的。尽管是玩笑，但李小妮的意思还是明白的。

等傅生从卫生间出来，李小妮又说，你把我吵醒了，你这个傻瓜。

李小妮把“傻瓜”这个词含在喉咙里，睡意蒙眬地吐出来，听起来就很有点意味，傅生只得在他房门口停了一会儿，准备说点儿什么，但结果什么也没说，就回自己的房间了。

傅生本来和一指合住一屋，是租的，两居室，月租两千元，就在圆明园对面，上班很近。一个月前，一指说，我的房间要让给一位女士住，你没意见吧。傅生说，没意见，当然没意见，不是你女朋友吧。一指含糊说，不能说是，也不能说不是。然后李小妮就搬来了。李小妮搬家的过程是在傅生上班时完成的，傅生回来，一指房里住的已经是李小妮了。李小妮非常自然，见了傅生，笑咪咪说，你好，你就是一指说的傅生吧。傅生说是。李小妮说，以后就我和你同住一屋了。傅生说好。李小妮又多看了几眼傅生，随后笑咪咪地将目光集中在傅生的脑袋上，傅生被看得不自在，说，笑什么呀？李小妮干脆就弯了腰笑将起来。傅生又说，笑什么呀？李小妮歇了气，说，对不起，我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，就忍不住笑了。傅生想，她刚才看的是我的脑袋，我的脑袋还能使她想起什么好玩的事情？后来他才知道李小妮笑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脑袋好玩。

傅生觉着这个李小妮真有意思，也陪她笑了一下。

傅生说，一指呢？一指搬哪儿去了？

李小妮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
傅生说，他没帮你搬家？

李小妮说，帮了，搬完就走了。

傅生说，你们是诗友吗？

李小妮说，诗友？不是。

傅生说，一指写诗，我以为你们是诗友。

李小妮又坚定地说，不是。

傅生就不问了。回房关了房门，平时他是连门也懒得关的，现在他把房门关上了，显然他意识到了李小妮的存在，他是和一位叫李小妮的女人同居一屋了，这个女人，他还不知道跟她如何相处。有点恍惚，有点莫名其妙，但也有点兴奋，毕竟李小妮是个女人，而且又那么陌生。傅生突然觉得房间变大了，充满了他和李小妮的各种可能性。这感觉是一种傅生喜欢的感觉，便上网找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一说，不对，说一说的应该是过客了。

过客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和一个女人同居一屋了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干吗告诉我这种消息，开玩笑的吧。

过客说，不开玩笑，我真的跟一个女人同居一屋了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情人？

过客说，不是，一个陌生人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莫名其妙。

过客说，对了，那感觉就是莫名其妙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真的是陌生人？

过客说，也不能说完全陌生，我已经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了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有意思。

过客说，对了，跟一个我只知道名字的女人同居一室，其余我又一无所知，多有意思啊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似乎感到了陌生女人的威胁，说，她长得漂亮吗？

过客说，还行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说具体点儿。

过客想了想，才发现这是个难题，原来一个女人是很难说的。他大学读的是计算数学，他只能向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提供一组数字：该陌生女人年龄约 23 岁，身高约 1.62 米，体重约 50 公斤，五官端正，没明显缺陷，乳房挺大，但具体有多大，没有量过，臀部尚未仔细观察，不详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一定盯着人家屁股仔细观察过，不好意思说吧。

过客说，没看过，真没看过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，那不过是个拉屎的地方。

虽说没什么可看，但既然同居一屋，你想不看人家的屁股也是不可能的。当晚，傅生就在客厅里看见李小妮的屁股了。

李小妮趴在长沙发上看电视，屁股微微弓着，成了最引人注目的部位。好像她看电视不是用脑袋，而是用屁股看的。李小妮又翘了一下屁股，说，你躲房间里干吗？傅生说，上网。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吗？李小妮说着坐正了身子，不等傅生回答，又接着说，能不能帮我在卫生间里装面镜子。傅生说，你上卫生间也照镜子？李小妮说，嘻，原来你很幽默。傅生说，我本来就幽默。李小妮说，你们都不照镜子？房间里连一面镜子也没有。傅生说，我们照镜子干吗？李小妮说，我带了镜子，帮我装上吧。

其实，男人比女人更喜欢照镜子。卫生间装了镜子后，傅生上卫生间就多了一件事：照镜子。只是他不像女人，没有任何实用目的。他是对着镜子凝视，直至发呆，那是全神贯注的自我关注吧。好像他要看的不是自己的形象，而是灵魂。据说动物从不照镜子，猩猩们在镜子里看见自己，便很厌恶地离开。人所以比动物高明，原因大约就是人喜欢照镜子吧。傅生从不照镜子到对着镜子发呆，这说明他迅速从动物进化成了人。可惜他照完镜子又把照镜子的事忘了，还以为照镜子是女人的事，他是不喜欢照镜子的。

再说那镜子装好之后，李小妮像一辈子都没照过镜子似的，立即提了化妆袋，上卫生间左顾右盼，对着自己的脸涂涂改改起来，似乎原来的那张脸是副赝品，不修改一番就拿不出手。但是这么晚了，化了妆又给谁看？房里仅傅生一人，应该是给傅生看的，可也不一定，化妆可能也像艺术，只是为了自

己，而不一定非要给别人看的。傅生不懂这一点，觉得李小妮有点奇怪，连睡觉也要化了妆睡，是不是准备梦里送给谁看？

傅生想完，就回房上网了。

二

李小妮的到来，傅生最初的感觉是房间变大了。但是没几天，傅生又觉着事实上房间是变小了。譬如，现在他就不能穿着裤衩在客厅里晃来晃去，以前跟一指使用的口头禅，用在李小妮身上似乎也不合适，时时得提防着会脱口而出，这就弄得傅生嘴生，面对李小妮，好像连话也不会说了，好像患了初恋失语症的少男似的。

这就给李小妮提供了一种错误的信息，以为傅生爱上了她。既然人家爱上你了，何况又是同居一屋，你总得也给人家一些暗示和机会。女人给男人的机会，通常是让他干活，先是体力活，然后当然也是体力活。李小妮嫌一指留给她的铁床没有人味儿，要傅生替她买一张席梦思床。傅生说，席梦思，那么大的玩意儿，我哪搬得动？李小妮说，叫搬运工嘛。傅生说，既然叫搬运工，就不用我替你买了。李小妮说，这些活应该你们男人干，一个女孩儿连床都得自己买，不是太丢份了？这话很有点潜台词。大约就是从这句话开始，傅生觉着他对李小妮是没有意思的，当然也不只是李小妮，他对别的女人也是没有意思的。比较有兴趣的还是上网，网上的女人，这跟眼见

的女人是完全不同的，网上的女人其实是由想象构成的，譬如一条浮在空中的鱼，它几乎是一句超现实的诗，可能绝望也可能是过于幸福而浮在空中，你能想到它是一个女人吗？

不过，席梦思床傅生还是替她买了。李小妮的回报也是丰厚的，她看见傅生房间里堆满了脏衣服，床上的被子也像是垃圾堆里捡来的，一点儿也不像白领的生活，就干起了通常妻子才干的活，帮他洗衣服。李小妮以前可能从未帮人洗过衣服，洗着傅生的脏衣服时，仿佛触摸到了傅生的身体，就有了一种亲近、温暖的感觉，她大概就是在替傅生洗衣服时，觉得爱上傅生了。

傅生肯定不知道李小妮洗一次衣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对他来说，除了帮他洗衣服，李小妮似乎只是他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网上聊天的一个话题，自从李小妮与过客同居一屋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对她就充满了兴趣，不停地要过客描述她的长相。过客说，我不是作家，我没有肖像描写的能力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教导说，你就像作家那样，使用比喻嘛。

过客就试着使用比喻，但想了半天，还是想不出李小妮究竟像什么，过客说，我确实不是作家，我不会使用比喻，她大概像个女人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又问，你们互相有交往吗？

过客说，有啊，我帮她买床，她帮我洗衣服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气死了！气死了！你怎么能帮她买

床，她怎么能帮你洗衣服。你应该帮我买床，我应该帮你洗衣服。

过客说，你买床干吗？你不是浮在空中吗？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我嫉妒得要从空中掉下来了。

过客说，别掉下来，你知道我爱的是你，我对身边的女人不感兴趣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那我们见面，好吗？

过客说，干吗见面？见到的不就是身体吗？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那身体不是你吗？

过客说，那身体也许是我，可一上网我就把它丢了，你还见它干吗？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不是用身体在打字吗？

过客说，是的，可是你见不到它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觉得这样最好？

过客说，是的。

傅生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不想见一条浮在空中的鱼，大概他觉着自己是条成熟的网虫。成熟的网虫只活在想象中，如果见面，那想象的生活无疑就毁了，所以不见面是一条原则。但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傅生怕被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看见。傅生上卫生间又照了一回镜子，自己把自己观看了一遍，若说他自恋，是不对的，他照镜子若不是用哲学的眼光，起码也是用网虫的眼光照的。他在镜子里看见的不是自我，他看见的那具身体，在他看来几乎是多余的，他想把它扔掉。傅生揪着自

己稀稀的头发，试图将脑袋从脖子里拔出来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其实反过来把镜子扔掉也是可行的，没有了镜子，就看不见身体，既然身体看不见了，那跟扔掉也就没有太大差别。

可镜子是李小妮的，要扔掉得经她同意，傅生说，李小妮，跟你商量一件事，可以吗？

李小妮说，当然了，什么事？

傅生说，能不能把镜子扔掉？

李小妮说，干吗扔掉？

傅生说，看见自己很烦。

李小妮说，你太好玩了，怎么有这种感觉？

傅生说，在镜子里看见自己，确实很烦，扔掉吧。

李小妮说，那不行，你什么都可以扔，但镜子不能扔，你扔掉镜子，我就看不见自己了。

傅生说，干吗要看见自己？

李小妮说，怎么能不看见自己？

李小妮说着，突然感到自己和傅生说的都很深奥，深奥得自己也不懂了。这深奥自然来自傅生，她就盯着傅生看，先是奇怪，然后是陌生，再然后是欢喜。就像一部使用了陌生化手法的小说，陌生化是要产生美的，美是要产生爱的，那瞬间她再次感到爱上傅生了。

傅生一点儿也不知道那瞬间竟然被人爱了，他失落道，既然你不愿扔，那就算了。

李小妮说，你是不是嫌自己丑，照镜子不好意思啊。